

苏联小品文集

IX

“幸运”的妻子

阿·阿列克辛等作



北京大众出版社

幸 运 的 妻 子

(苏联小品文集)

阿·阿列克辛等作

竺 光 等译

北 京 大 众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内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共收入苏联小品文十一篇，主要是揭露某些人在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所存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这里面有对女性献假殷勤的骗子，有把妻子当做私有财产的丈夫，有贪图女方嫁妆的无赖，有勾引朋友妻子的流氓。书中所收集的小品文，除了对这些社会渣滓的丑恶行为做了无情的揭露并加以尖锐的讽刺以外，同时还刻划出了正面人物的鲜明形象。

幸 运 的 妻 子

(苏联小品文集)

阿·阿列克辛等作

竺 光等译

*

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皇白塔寺对过)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〇七〇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总经售

北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2 14/16 印张·06,000字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0册

统一书号：10071·9 定价：0.25元

目

錄

審查·····	尤·阿尔巴特 (1)
关心人的旅客·····	姆·埃捷里 (9)
大蛋糕·····	伊·郭列洛夫 (15)
嫁妝·····	伊·柯伯茲耶夫 (22)
結婚的礼物·····	奥·哈涅耶夫 (29)
幸运的妻子·····	阿·阿列克辛 (33)
城市与婚姻·····	叶·沙特罗夫 (37)
自己的妻子·····	瓦·卡尔波芙斯卡娅 (41)
迟了·····	阿·格罗絲朵娃 (50)
如此房客·····	華·阿扎耶夫 (64)
斑鳩·····	柳·烏瓦洛娃 (77)

審 查

尤·阿尔巴特

農村商店的售貨員塔尼亞·庫爾諾辛柯娃是一位活潑可愛的姑娘，而且確實和自己的姓符合，是個翹鼻子①，她現在正要動身離開故鄉的集體農莊進省城參加訓練班學習。她的母親安菲莎·魯基尼奇娜，是一位愛牽挂、喜歡嘮叨的老婆婆，除了把姑母家（庫爾諾辛柯娃的寄居處）的詳細地址和家里制的旅行點心（雖然總共只有半天路程）交給女兒以外，還作了數不清的叮囑，最後又補充說：

“還有一件事情。塔姬雅娜②，你是個快要到結婚年齡的姑娘了，人又長得漂亮……”

這時候，雖然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在集體農莊里有很高的地位——擔任監察委員會主席，但也不免流露出一些脆弱的感情，擦了擦無法抑止的眼淚。心理學專家肯定地說過，慈愛的母親，只要一談到女兒可能結婚的時候，不管本身的性格和所處的地位如何，總是會擦她的“無法抑止的”或是“不遜自來的”眼淚的。

“孩子，你不要着忙。在這些事情上一定要細看。從前你父親就被我考察了兩年，一直對他進行觀察、考驗。”

塔尼亞抱屈似地回答說：

“媽媽，您怎麼啦？難道說，我是一個小孩子？”

① 庫爾諾辛柯娃的字根意譯作翹鼻子。——譯者

② 塔尼亞的愛稱。——譯者

但是到后来，塔尼亚终于答应在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就写信回家。

在进行了这场有教益的谈话以后，不到两星期，塔尼亚就给父母写来了一封信，其中报告了学习上的成就，详细地描述了她在省城里看的一些戏，信的末尾谈到曾经遇见这样一位同志，他满口说，世界上的姑娘谁也比不上塔尼亚。接着，正像在一首著名的歌曲里所唱的一般，信里写着：“下文只有一些虚点——内容由你自己猜。”

这些暗示使安菲莎·鲁基尼奇娜感到一阵心跳。她由于预感到分别快要来临，又掉下了眼泪，——根据一切情况判断，这女孩不久就会有自己的家了。

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又寄来了一封信，信很短，但语气却很坚决。安菲莎·鲁基尼奇娜从头到尾唸了三遍，起先是惊讶，随后是愤怒，整天愁容满面地走来走去，晚上对丈夫的问话也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到了第二天清早就决心到城里去一次，她说：

“塔妮雅娜可别在城里做出奇怪的举动来！”

安菲莎·鲁基尼奇娜动身了。

到达目的地以后，找到一家座落在省城主要街道上的商店，规模相当大。她敲了敲这家商店经理室的门。

门内传出了声调和蔼的答话：“进来！”

安菲莎·鲁基尼奇娜跨进门槛，看见了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中年人，衣服的颜色比那山顶上的雪还要白，身段比较胖，略有些秃顶。

“对不起，”安菲莎·鲁基尼奇娜不慌不忙地用一种乡间的口吻说：“我要见经理。”

“我就是。”这位服装雪白的人回答说。

“請問您的名字和父稱。”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和顏悅色地微笑着說。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

老婆婆贊許地点了點頭，好像在表示世界上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名字和父稱了，接着她就嘮嘮叨叨地解釋說：

“孩子，我不能不用父稱來稱呼你，因為……”

經理神情嚴肅地打斷她的話頭說：

“老太太，您有什麼事？”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委屈地回答：

“您別催我，伊凡·卡比道諾維奇！也許我有要緊的事情！我要告訴您，外邊店里，大伙兒都在鬧。據說，昨天傍晚運來了許多花邊，但是幾乎沒有看見出賣。大伙兒都奇怪，貨藏到哪兒去了？有一個女孩子急着要意見簿，打算提意見。”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不安地從安樂椅上站起身來。

“對不起，我要到店里去一次。”

“去吧！親愛的！去吧！”老婆婆關切地表示贊同，隨即就在經理辦公桌旁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在片刻間甚至感到有點手足失措，但轉眼之間就以一種慣用的官腔說：

“沒有別的事？”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揮揮手：

“沒有，您怎麼啦？去吧！”

經理惱怒地抬高喉嚨說：

“您還需要什么？您是什麼人？”

“我是庫爾諾辛柯娃。”老婆婆胸有成竹地說，“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庫爾諾辛柯娃。”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驚奇地凝視着來客，只是口吃地說：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这……”

老婆婆甚至沒有讓他把話說完：

“就是这个安菲莎·魯基尼奇娜。”

她站起身來，抓住經理的胳膊。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頓時面呈喜色地說：

“真是巧遇呀！对不起，我到店里去理兩筆帳，馬上就回來。”

等經理離開房間以後，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四面打量了一下，用指頭摸摸電話機和電燈罩上是不是有灰塵，結果使她很滿意。

“看起來，是個能干的人。”她在尋思，“唉，塔姬雅娜，塔姬雅娜：……”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回來的时候，照舊是精神奕奕，好像笑容已經在臉上凝結住了。

“怎麼樣啦？”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問道。

“全妥了！”經理得意洋洋地報告說，“解釋了實際情況之外，還告訴他們說意見簿正在審查。”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拿起了桌上的一本灰色封皮的簿子，問道：

“是這本嗎？”

“對！”伊凡·卡比道諾維奇一面答應，一面很客氣地取回了意見簿，他偷窺着安菲莎·魯基尼奇娜的雙眼，用一種幾乎不是說話，而是歌唱的調子說道：“親愛的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容許我在我們會面的這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里，不用一個商店經理的身分，而是作為一個親戚，用您女兒的未婚夫的身分和您談話。”

老婆婆垂下了頭，好像從側面打量着伊凡·卡比道諾維

奇。她含糊地回答說：

“別着忙呀！未婚夫同志。”

“為什麼？”伊凡·卡比道諾維奇抗議說，“在您親切的幫助下……”

“我也做不了主。塔尼亞嫁人，當然由她自己決定。我還是瞞着女兒到您這兒來的，說是上街買東西。我自己決定來看看伊凡·卡比道諾維奇是個什麼樣的人，為的是不要做錯事情。”

經理的笑容還是沒有收斂：

“原來岳母是來和我談問題的。讓我來談幾點吧！關於物質方面，您可以不用擔心……”

“難道說，我擔心過物質問題嗎？在結婚這件事情上，第一是要有愛情。”

“永遠愛她，”伊凡·卡比道諾維奇堅決地接口說。他甚至舉起了手臂，好像在為他永無盡期的愛情投一票似的。

“人也要合適。”安菲莎繼續沉靜地說。

“一點不錯，人也要合適，”伊凡·卡比道諾維奇快活地說，“不要廢物吧？”

“那是當然羅。”

“要能干的？”

“不錯。”

“而且要不會放過機會？”

“您是說有好處的時候不放過機會，是嗎？”老婆婆以一種機警的、試探的神情瞞望着伊凡·卡比道諾維奇。

“對呀！”

經理挨着老婆婆坐下，並且擺出一副知己的態度說道：

“我感覺，您對我很了解。塔尼亞看問題還有些模糊，這是由於年輕，沒有經驗。她天真純潔，不懂得生活，而生活

是复雜的！啊，复雜！俗話說得好，人不得橫財不富。”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默默無言。于是伊凡·卡比道諾維奇又言归正傳了。

“我往下談，住宅問題已經解決，情況可以說很好：兩個月后，請您到新居去。”

“分配了新的公寓？”

伊凡·卡比道諾維奇搖搖頭。

“房間。”

“也不是，我有一個弟弟，叫菲道爾，在房屋管理部門做事，管材料。機關里決定建立一些新住宅。他絕對不肯用自己的名義要房子。您知道，這會招來各式各樣的閑話、流言蜚語，而他卻是一個清廉的人。總之，他已經替我辦好了手續。我們之間還按親感情分談妥，一半房屋歸我。”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眯起眼睛瞧着伊凡·卡比道諾維奇。伊凡·卡比道諾維奇却一直面泛笑容，向老婆婆眨了眨眼，同時又用一種近乎溫順的口氣說：

“怎麼樣？是個合適的親屬吧？”

“對誰合適？”安菲莎·魯基尼奇娜異常安詳地問道。

“什麼對誰？對您和您的親屬呀……”

“可是您也許還不知道我有些什麼親戚。”

“談談吧，不要瞞着。”

“我什麼也不用瞞，我們全部的生活都見得人。我兄弟是飼養牛的。”

“什麼？”

“我是說，飼養牛的。大家授給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他還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他協助飼養了新品種的家畜。亞歷山大的兒子是農業機器站的站長，戰時得過四顆勳章，

是少校头衔。至于塔姬雅娜，您知道她是在商業部門工作的。現在來談談我的老伴兒，我們这个劳动家庭的头兒的事情。他比較簡單，是集體農庄的一個倉庫員，得过一个‘光荣劳动’章。他身体不很健壯，眼力不好。”

“慢着，”伊凡·卡比道諾維奇用手把台子一拍說，“把老人家安置到我這兒來。我需要一个眼力不好的倉庫員，一言為定吧？”

“不，定不了。我聽了好久，現在您听我說几句，先生。對於我們說來，您是一個不合適的親戚！我們家庭過去沒有偽君子，將來也不會有！我們的塔姬雅娜和您不是一对。”

這當兒，伊凡·卡比道諾維奇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正像泥制玩具上塗得不好的漆金剝落了一般。

“您這樣認為嗎？”他奸險地問道。

“我和我全家。”安菲莎·魯基尼奇娜斷然地說。

“全家！”伊凡·卡比道諾維奇輕蔑地、冷冷地重複了一句。“謝天謝地，您的女兒不是小孩子。我們好歹會自己談妥的。您以為，父母之言還算是稀奇的寶貝嗎？沒有岳母的家養似休養所。”

老婆婆冷笑地說：“您扯些什麼話？問題是塔姬雅娜不願意嫁給您。”

“当真嗎？”伊凡·卡比道諾維奇不信地反問，但他的內心顯然已經有些慌張了。

“塔姬雅娜決不會和您結婚。”老婆婆的態度十分強硬，她用手探入羊毛短外衣的口袋，取出了一個信封，接連對准封口吹了幾口氣，使信封張開，然後抽出信紙，把它打開展平，遠遠地擲離眼前，高聲唸道：“起先我當他是个正經的人，但是細看後，發現他不可靠，品質很坏。”



“您給我帶來了什麼晦氣星？”伊凡·卡比道諾維奇惱怒地叫道。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沒有生氣，而是從心底感到可笑。她愉快而安詳地回答說：

“我還說過，她可不要做錯事情。我想，女兒忽然進城去學習，把某一個好人弄昏了頭腦，然後大概是為了些小事，就賭氣分手了。如果是這樣，我就打算來調解。我做母親的人總算不錯吧？在審查方面，我可以算是個專家，在集體農莊里已經當了五年的監察委員會主席。”

安菲莎·魯基尼奇娜從容地折起信紙，裝入信封，又從容地把它藏進衣袋，然後不慌不忙地走出了辦公室。她肯定地認為，這次審查雖然和平常有些不同，但經過情況畢竟是良好的，正象大家常用的一句詞兒，叫做“卓有成效”。

（高士彥譯自1955年第18期“鱈魚”）

关心人的旅客

姆·埃捷里

列諾琪卡的确是天真可爱的。这節車廂的旅客都觉得驕傲，因为在他們这兒有这么一位討人喜欢的姑娘——普通人，很难理解的化学工藝專科學校五年級的学生。

車廂的一角坐着戴金边眼鏡、穿黑色露孔皮鞋的會計審核工作人員基摩菲依·哥尔涅維奇·加拉姆津。他是中年以上的年紀，而且，似乎是患有肝臟病。

“看啊！”有一回列諾琪卡跟加拉姆津說，“多美的白樺樹呀！”

基摩菲依·加拉姆津僅僅向車窗外面看了一眼，便說：

“这棵樹里头都爛了！”

車廂的另一角屬於沉默寡言的拖駁輪船長。他長着一双和藹可親的眼睛。人們都管他叫格利果里·安得烈維奇·多波伏依。他是到啓金斯基區去休假的。

第三个旅客，費道尔·格拉蔡阿諾維奇·涅杜瑞林引起了列諾琪卡特別的注意。他的年紀在三十八歲上下，是个体格匀称的人。很会开玩笑，而且还善于簡短、愉快地講逗人發乐的故事。应当指出，一路上，涅杜瑞林正像大家所說的那樣，不断地关心着年輕姑娘的文化和物質生活。

其实，涅杜瑞林自己并不跑到車站小賣部去为列諾琪卡弄些冬季酸性蘋果或者新鮮的西紅柿什么的，可是，他却嚴格地督促審核員加拉姆津和船長多波伏依干这些事。

“敬愛的伙伴們！”他用中肯的男中音說，“去為我們的列

諾琪卡弄些什么出色的、好吃的東西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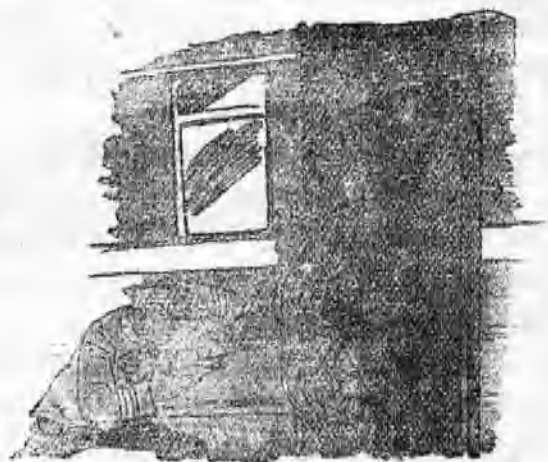
涅杜瑞林給自己留了一個最愉快的任務，那就是：陪列諾琪卡在月台上散步。

多疑的加拉妮津和沉默寡言的多波伏依在車站的小賣部里擠來擠去，搜集新鮮的酸牛奶和帶有香味的、還沒醃透的黃瓜，用報紙卷着炸小雞，然後把這些食物緊緊地捧在胸前，用盡所有力氣，奔向已經离站的火車。

涅杜瑞林帶着贊許的微笑，從買來的東西里選了個最好看的、多汁的梨，然後把它獻給了列諾琪卡。也正是他，因此受到了姑娘會心的微笑。

在月台上散步的時候，涅杜瑞林微微有些激動地責備着列諾琪卡：

“坦率地說吧，為什麼您這麼一個漂亮而又有魅力的姑娘，卻選了個什麼化學工藝作自己的職業？其實呀，您真應



該到舞台上，或者是上銀幕。要知道，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美得驚人的女演員呢！”

列娜是很聰明的，他懂得旅途中追求者們所說的話的價值。但是，他還是非常喜歡听涅杜瑞林說話。

旅途中的無憂無慮，溫暖的夜晚，車站兩旁輕微地簌簌作響的楓樹，信號機打招呼的火光——這一切，都使列諾琪卡覺得神妙極了。

第三天，火車快到列諾琪卡的父母住的地方了。涅杜瑞林也在这个車站——布尔加站下車，他到地方工廠去辦些公事。

“爸爸媽媽要來接我。”列諾琪卡撒嬌地說，誰接您呢？

“工廠的汽車和司機！”涅杜瑞林开着玩笑。

火車靠近了月台。涅杜瑞林穿上雨衣，和審核員、船長告辭後，便第一個走出了車廂。

下着雨。才晚上七點鐘，可是車站上却瀰漫着朦朧的煙霧。

涅杜瑞林快步穿過車站的大門，並且，立刻就知道了那輛藍色的“勝利”牌汽車等的正是他。車站上再也看不見其他的車了。司機開開車門，涅杜瑞林坐了進去，然後小心翼翼地掉過頭來……在車站的一角出現了穿輕便露孔皮鞋的加拉姆津和穿白皮鞋的多波伏依。他們在泥濘的粘土上滑來滑去，拖着列諾琪卡的东西。列諾琪卡在一邊央告着他們：

“不用了……不用了……你們的車就要開了……媽媽爸爸馬上就會來的。”

過了一秒，又一秒，涅杜瑞林尋思着：

“讓列諾琪卡上車吧……不過，為了這個我還得下車，替她拿箱子……要是讓司機做呢，又不太方便……”

於是，他向司機做了個手勢。汽車眨了眨身前那對紫紅

色的眼睛，就在小花園的后頭消逝了。

列諾琪卡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着汽車：

“他怎么了？甚至連聲再見都不說……”

一小時以後，工廠管理處代表加爾布欣跟涅杜瑞林說：

“嘿，我們那個旅館啊，去他媽的吧，又嘈雜，又不舒服！我送您上我街坊那兒，青年工程師們的住宅里去住吧！好在，他們都去休假了。而且，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也希望有人能在他們宿舍里借宿。”

晚上九點多鐘加爾布欣叫醒了涅杜瑞林說：

“嘿，我們那個食堂啊，去他媽的吧，又嘈雜，東西又不怎么好吃！”說着就領涅杜瑞林上他自己家里去了。

“認識一下吧！這是我的老伴兒——索菲亞·阿爾杰米叶芙娜。而且，您看，我們桌上擺着過節的餡餅，我們的女兒，大學五年級學生回來了。”加爾布欣說。

“哪趟車來的？”涅杜瑞林問。他預感到了一些不好的兆頭。

“哦，正是您坐的那趟。我們上車站去晚了。汽車剛開出去就壞了。”

涅杜瑞林覺得兩肋開始發起疼來。

“看起來，我完蛋了！”他想。

“嬾呀，那個小可憐兒，等了我們差不多整整一個鐘頭，凍得渾身發抖，連腳都濕透了。”索菲亞·阿爾杰米叶芙娜說。

加爾布欣搖晃着腦袋：

“天下真是什麼樣人都有！在車上有個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小伙子一路都在吊我女兒的膀子，可是，車剛一進站，他抓起自己的箱子就跑了……”

“這麼一個卑鄙無恥的家伙！”夫人打斷了加爾布欣的

話，“噢，費道爾·格拉蔡阿諾維奇·涅杜瑞林，您是個知識分子，您倒說說看，像這樣的人，抱歉得很，能不能管他叫混蛋啊？”

要是當時索菲亞·阿爾杰米叶芙娜問涅杜瑞林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費道爾·格拉蔡阿諾維奇·涅杜瑞林，您想不想馬上跳河自殺呀？”

也許涅杜瑞林就會這麼回答：

“非常願意喲……我早就想了！”

客人機械地咽了一大口滾燙的茶，把嗓子燙得那麼厲害，以致眼睛里涌出了眼淚。索菲亞·阿爾杰米叶芙娜非常重視客人這種高尚的憤慨。

“從外表上看起來，大概還算是個體面人，而且，還可能受過高等教育。”加爾布欣贊成地說。

“您女兒在哪兒？”涅杜瑞林一面問一面站了起來，他的膝蓋神經質地顫抖着。

“這就來，立刻就來。她去請女朋友們去了。”

“坐下吧！我再給您倒碗茶。”女主人固執地建議，在您沒跟我們一塊吃晚飯以前，我們是不會放您走的。

“我必須立刻打個電話，往總管理處……”涅杜瑞林說着就往門口走。

但是，加爾布欣攔住了他：

“喏，這是我們的電話！請打吧！”

“謝謝，我……待會兒吧……”涅杜瑞林用一種古里古怪的嗄啞的聲音說，“還……還不用那麼急。”

就在這個時候，走廊里傳來了姑娘們快活而熱烈的談話聲。有一個人反復地問着：